

## 后记

2001年1月，我在东京大学农学部的教室里报告我们的活动情况。在报告后答疑时，有人问到ODA和NGO（非营利民间组织）的关系。我立即回答：“ODA的人是工作，NGO的人是消遣。”原因是，前一天晚上我住在远田宏先生家里对博子夫人说：“经常承蒙先生的关照。”夫人说：“哪里哪里，多亏你，他才有地方去玩。”因此当问到这个问题时，前一天的对话情景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于是，坐在最后边曾去过大同的棍干男先生大笑起来。我想“坏了”。和我同年代的大学教授悟出其中奥妙，而年轻人却未能理解话的含义。

我急忙改口补充，“因为是玩，所以比工作更上心。”其实要说“如果你把一件事当做工作就会觉得是件苦差，如果当做娱乐，就会感觉轻松愉快”，这样表达更贴切。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人感觉工作就等于苦差。

如果把不足挂齿的NGO的事当做工作，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太不划算，也无法干下去。每年我都要在大同逗留100天，但这并不是工作的重点。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都是表面文章，真正较劲的是筹措资金，需要投入70%的精力。NGO的事务局长大多数无法摆脱这种处境。

特别是活动初期更为艰辛。草创时期的人有的甩手不干了，资金筹措受挫等等，想起来像是一场噩梦。我曾经几次想放弃，也曾经回家发过牢骚。我夫人对我说：“你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痛苦，可以不干呀。”我夫人叫太田房子，和我结婚以后一直沿用原姓，在绿色地球网络担任会计工作。无论是网络的财会还是家里的支出，她都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那时她如果对我说“你要好好干”，我肯定就放弃了。她太了解

我，知道如果想让我向东走，就说“往西去”。于是我就会朝东去。

现在，我仍然为筹钱而辛苦。活动持续了十多年，有些赞助费用已经停止。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特别是我们的根据地大阪经济更是低迷，很难募集到钱。我到处奔走化缘，自己都觉得很辛苦，可大部分没有结果。可能是因为我躬鞠得还不到位吧。

不管你怎么把这个工作当做消遣，但是不可能太愉快，经常会感到厌倦。年轻时我就不擅长喝酒闹腾发泄，喝了酒只知道向周围的人发表费解的议论。于是我想，与其说不如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

我在自家的电脑桌上安装了一个自制的小架子，在上面放个杯子。一边抿着烧酒或是威士忌，一边开始写《黄土高原来信》。酒一喝多，里面的牢骚也随之增多，因此第二天早上要大体地看一遍，再用电子邮件发出去。现在去大同时也带上笔记本电脑。从1999年4月开始到2003年3月累计发出了200篇，基本每周一篇。

幸运的是我有很多好读者。他们不仅自己读，而且有很多人，如关智子等人还转发给别人。所以阅读《黄土高原来信》的人是我所掌握的地址人数的好几倍。有时我会为自己写的《黄土高原来信》有意想不到的人阅读而感到惊讶。阅读者会向我提问，反馈阅读感想。其中最热心的是前川宏先生，每一期都不落下。对读者的提问，我有时在下一期作答，所以有些采用对话形式。

这项工作，不，应该说消遣，是消遣中的消遣，非常愉快。发泄厌倦情绪竟然也能有生产效率，自是愉悦。活动越忙，《黄土高原来信》发送得越频繁。各位读者，让你们受累了。不过，《黄土高原来信》还将继续发送，想阅读的人请联系。

有热心的读者建议把《黄土高原来信》出版，认为现在虽然有介绍国际合作的书籍，但是如此直白地描写国际合作活动内幕的书籍还不多见。也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另一个侧面。还有人提出希望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本书以这种形式出版，是我在重新整理了《黄土高原来信》的基础上，加写了后来发生的变化，做了大量的修改。但遗憾的是，那么多热心人对我开展工作给予了帮助，却无法在书中一一提及。我还担心由于我的幼稚会给一些人带来麻烦。

书中人物的职务，没有特别标注的还是原来的职务。

对中国的理解还有许多阴差阳错的地方，因此本书中一定有不少不妥之处，恳请谅解。

在此还想说明一点，《黄土高原来信》不是“绿色地球网络”团体的报告，但也不是个人的东西。我们的会员章程中规定：“绿色地球网络是在共同目的下组成的个人网络，每个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赖的前提下开展活动”（第四条）。网络协会的干事和会员们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这份多有越轨内容的报告，在此深表感谢。

值本书出版之际，得到许多人的关照，在此深表谢意。对编辑此书的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局的国分正哉先生、菊池薰先生、鬼冢忠先生以及为本书提供照片的桥本紘二先生表示感谢。